



# 马年寻源: 齐家文化中的“龙马”印记

●陈君

马,是速度与力量的化身,也是忠诚与成功的象征。千百年来,它深深融入中华文化的血脉,陪伴并推动着文明的进程。然而,我们何时开始驯化马匹?这匹在历史中驰骋的“龙马”,最初又是从何处踏入我们的世界?

答案,或许就藏在这里……

齐家文化是黄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一支极为重要的考古学文化,揭示了该区域早期社会复杂化的进程。它提供了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家马的关键证据,其标志是在永靖县大河庄遗址中发现的牙齿化石。

马的演化历程漫长而复杂,堪称脊椎动物适应环境变化的经典范例。早在5800万年前,植被茂密的灌木林中就已出现始祖马的身影。在中国境内发现的野马化石,距今约有数千万年。国家自然博物馆就收藏有距今5600万年左右的始祖马、距今3300万年左右的中新马、距今2000—1000万年前的草原古马的牙齿化石。在和政埋藏着距今1100—500万年前的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三趾马动物群化石。随着自然地理环境的变迁,马类先后经历了从始祖马、中新马、草原古马、三趾马到真马等主要发展阶段。

其实,早在远古时期,马已进入人类视野。今天,我们能在很多的史前洞穴岩画中看到马的形象。中国的旧石器时代存在野马,野马也是当时人类捕猎的对象。而人类的驯化马史可追溯到距今约5000年前,这一过程大多认为起源于欧亚草原的古代游牧民族;而到了夏早期至商代晚期,在黄河流域出现了大量的家马骨骼,这或许和外来文化的传播有关。但由此可以洞察到人类最初以狩猎野马为生,后来逐渐发展为驯养马匹、获取肉与乳等资源,由此实现了从狩猎生活向游牧生活的过渡。中国境内,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家马化石出土于齐家文化永靖大河庄遗址。

齐家文化是以甘肃为中心地域的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早期文化,因1924年首先在广河县齐家坪发现而得名,分布范围横跨甘、宁、青、蒙等省区,最引人瞩目的是铜器冶炼对中原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可能是青铜冶炼技术传入中原的一个枢纽。经过近百年的考古研究,有众多学者认为齐家文化是西北地区早期文明的重要代表,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等存在密切交流。齐家文化的青铜技术和玉器制作等,对周边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学界普遍认为,在这一时期,两河流域的青铜器、埃及的权杖头、新疆的和田玉、哈萨克斯坦的养马技术、沿海的海贝等已经传入甘肃地区。齐家文化通过河西走廊通道引进欧亚大陆金属冶炼技术和牛、羊、小麦等生活资料,成为文明汇聚的典范,影响波及东部地区,

推动了夏王朝的形成。青铜之路和玉石之路均穿过齐家文化分布区,见证东西方文化在这里交流互鉴、融合发展。

在《动物考古: 地下马骨透露的信息》中写道:“从地理范围看,中国的家马最早出现在黄河上游地区。考古学家在这里的大河庄遗址发现了三块马的下颌骨,应该是随葬物品;同属齐家文化的秦魏家遗址也发现了随葬的马骨……依据古人很早就有在墓穴中随葬家养动物的习俗及齐家文化的墓穴里发现的随葬马骨,我们可以推断,在中国黄河上游地区距今4000年左右,就已经出现驯化的家马。”

为此,专门翻阅了《甘肃永靖大河庄遗址发掘报告》,获悉1959年5月至8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齐家文化大河庄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该遗址位于永靖县莲花城的西南部,与秦魏家遗址隔沟相望,是一处面积较大、保存较好的齐家文化村落遗址。在遗址内发现7座房址,大多是长方形硬土居住面,保存最好、结构新颖的是7号房址。在很多文章中都看到过7号房址是一座总面积约36平方米的方形半地穴式房屋建筑,共发现墓葬82座,大多数是单人仰身直肢葬,头向西北;部分人骨上发现有布纹痕迹,说明死者是穿着衣服埋葬的,有的头部用布遮盖,这与很多其他齐家文化遗址中的埋葬习俗不同。在墓地上还发现了5处“石圆圈”遗迹,都是用天然扁平砾石排列而成,直径约4米,留有1米左右的缺口,在石圆圈附近发现了牛羊骨骼和卜骨等,其中还有一具被砍断头的母牛骨架,腹内还有未出生的小牛骨骼。这种现象表明,当时人们曾在这里进行过某种宗教祭祀活动。遗址中出土的兽骨相当多,经鉴定,有猪、狗、牛、羊、马、鹿和麝7种总计226块。除猪下颞骨、羊下颞骨外,还有马下颌骨3块;在遗址的5号灰坑内还发现2枚马的下臼齿,经鉴定,与现代马并无区别。

大河庄遗址出土兽骨统计表

种类	猪	牛	马	狗	鹿	麝	总计
数量	194	56	3	2	4	1	226
百分比	72.94	21.06	2.26	1.13	0.75	1.41	100%

比较遗憾的是,在这份考古报告中关于马骨的记录寥寥几句,也没有相应的照片和检测报告。但有学者对新时代晚期至晚商以前北方出

土马骨做了统计分析,有鉴定论证为家马骨骼的有以下几处遗址出土:

陕西神木石渠遗址	新石器末期至龙山晚明至夏商时期	出土马头骨1枚,单牙4枚,可鉴定标本数为5,最小个体数为1。经吉林大学古DNA实验室鉴定为家马	家马(分子生物学鉴定) ★
甘肃永靖大河庄遗址	夏代与早商时期	文化层中发现马的下颌骨3块,一处灰坑中发现马的下臼齿2枚。经鉴定,为驯化马无疑	家马(鉴定方法未明) ★
甘肃永靖秦魏家遗址	夏代与早商时期	出土动物骨中经鉴定有猪、牛、羊、马、狗、鹿和麝	未鉴定
内蒙古阴山沁旗大山上遗址	夏代与早商时期	出土18块马骨,其中多为马牙,也有马的掌骨、趾骨等。较大件等取其中4个标本进行鉴定分析,形态学、DNA与测量表明其与现代家马极为相似;线粒体DNA鉴定表明皆落入现代家马的簇群,且分属两个谱系	家马(形态学测量与分子生物学鉴定) ★★

从以上分析来看,中国最早的家马出现于夏早期的北方地区,而从考古学上来说,就是4000年左右的龙山时代齐家文化时期。

世界上关于家马的可能起源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欧亚草原西部。这一观点的论据是有关学者对于家马的古DNA进行研究,发现现代家马的祖先群体可能起源于黑海与里海之间的欧亚草原西部地区。公元前2000年左右,该地区的古马基因组与现代家马最为相似,随后家马迅速传播到整个欧亚大陆。二是中亚地区。根据资料显示,哈萨克斯坦的博泰遗址曾被认为是家马驯化的早期证据,但近年研究发现,博泰遗址的马更接近普氏野马,并非现代家马的直接祖先。不过,中亚地区仍是家马驯化研究的重要区域,可能与家马的早期驯化尝试有关。

国内外有关专家研究中国古代家马的热点也主要集中在起源问题上。有的认为起源于中国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有的认为起源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有的则认为起源于夏末商初。可见学者的认识并不一致,而大家认定家马起源的标准主要是根据考古学的文化现象进行推测。

由此可见,家马的起源与驯化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从现有的考古资料及研究显示,中国家马的起源较为复杂,可能经历了外来传入与本地驯化因素的共同影响。甘肃地区是家马传入中国的重要通道,在甘肃地区距今4000年左右的齐家文化遗址中已发现家马骨骼。随后,家马逐渐传播至中原地区,在商代晚期,距今

3300年左右的殷墟遗址发现了大量家马遗存及20多个“车马坑”,表明家马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已广泛使用并开始制度化,形成了一定的车马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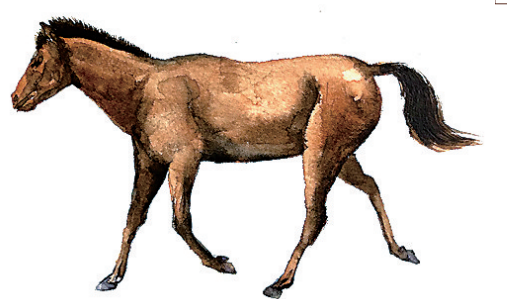
这一脉显示,家马驯化技术可能从中亚起源后,经历了约2000年的传播与本土化过程,最终在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时期被明确接纳与驯化,并在数百年后于中原商文明中发展到成熟、制度化的阶段。

在齐家文化中,随葬动物具有明确的象征意义。考古资料表明,当时墓葬中出现的动物遗存,如羊等均属已被驯化的家养财产,代表墓主的财富与地位。在永靖县的大河庄遗址中发现马的下颌骨,为家马这一研究提供了一个关键性证据。在齐家文化的葬制下出现的马骨,极有可能属于被当时人群驯化、占有和珍视的家马,而非偶然猎获的野生动物。它告诉我们,至少在约3700年前,黄河上游的先民,已将马的驯化作为生活中的一部分,或者是正将如何驯马作为事业开拓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为中国家马驯化提供了迄今最早的考古实证,对研究中国古代畜牧起源与文明演进具有重要作用。齐家文化的马骨远不止是动物遗存,它是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从村落走向国家进程中的一个关键性“物证”。它标志着生业经济向复杂社会的跃进,昭示着黄河上游地区在塑造中华文明早期格局中曾扮演过至关重要的创新与传播枢纽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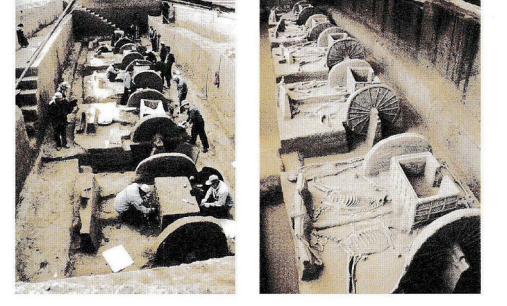
可见,从中亚草原最早家马的出现,到齐家文化遗址马骨的出土,再到中原殷墟车马坑气势恢宏的画面。驿马驰骋山川平原,接力传递政令军情,维系信息畅通无阻,人类与马共拓万里坦途。从此,马不再只是一种动物,它化身为“千里马”的期盼,融入“车水马龙”的繁华,铸就“金戈铁马”的豪情,更升华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龙马精神”。



齐家坪遗址



国家自然博物馆草原古马复原图



殷墟遗址出土“车马坑”



甘肃省博物馆藏铜奔马



《米拉黑》



《八坊老点心》

近日,“每日甘肃网”“新甘肃”《民族日报》等新闻媒体,报道了东乡族作家马颖长期坚持少数民族题材戏剧创作取得艺术成就。这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等5部门印发《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2028年)》后,新闻媒体对少数民族剧作家及其作品的一次推介,是对其个人创作成就的充分肯定。

马颖创作的剧本《月亮宝镜》《炳灵长歌》《八坊老点心》《枣树下》,先后荣获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学会主办的“金孔雀·中国民族戏剧”、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主办的“戏剧中国”年度评选优秀、优秀作品,并入选《中国剧本》文丛。对于一个长期扎根基层、坚持业余创作的剧作家而言,这样的成绩绝非偶然。马颖的剧作,无论是取材于东乡族民间文学的《月亮宝镜》,钩沉丝绸之路历史的《炳灵长歌》,还是聚焦当代非遗传承的《八坊老点心》、回望红色历史的《枣树下》,都呈现出一种共同的精神特质:他始终在深情凝视着生养了他的故土,用戏剧这一艺术形式,努力塑造河州大地上的人物群像

# 河州的根脉 大地的长歌

——评东乡族剧作家马颖的戏剧创作

●卓今

和精神图谱。

《月亮宝镜》取材于东乡族民间文学、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米拉黑》,采用复线叙事,讲述了青年猎人米拉黑的浪漫传奇爱情和精忠报国的英雄故事。全剧6场戏,以29支原创歌曲贯穿情节推进、人物抒情、场景转换,以歌立戏、以舞塑形。他大胆地对史诗《米拉黑》进行解构和重构,剔除了射月得镜、竹筏成林及豆化冰雹等神话元素,代之以射口、定情、征战、抗婚和抢亲等戏剧冲突,将一部口耳相传了500多年的民族史诗,改编成一部现代戏剧,生动描画出米拉黑从一个猎人成长为民族英雄历程。

马颖以世界文化遗产炳灵寺石窟为题材,讲述了西秦时期太子乞伏炽磐平定政变,面对内忧外患,毅然推行以德治国方略,兴办太学、营建唐述窟的故事。炳灵寺石窟第169窟的“建弘元年”墨书题记,是中国石窟中已知最早的明确纪年题记,选择这一题材体现了马颖对本土文化资源的深刻认知,也让人看到了他试图用戏剧语言讲述石窟文化故事,让陈列在大地上的文物“活起来”的雄心。关于历史事件的处理,马颖在文献十分有限的条件下,遵循“大事不虚 小事不拘”的原则,以丰富的想象力进行合理的艺术创造加工。对剧中的历史人物,他没有陷入简单的“歌颂”或“批判”二元模式,而是着力展现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选择与局限。剧本的核心线索选取乞伏炽磐“推行汉律”这一举措,现实其政治谋略——作为西秦国王,他从历史王朝的兴衰更替中得出“建窟弘法,教化人心;穷兵黩武,祸国殃民”的经验判断,选择吸收汉文化来巩固统治,也促进了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民族融合。

如果说《炳灵长歌》是马颖谱写的一曲千年长歌,那么《八坊老点心》就是他在市井烟火中打出的当代华章。这部音乐剧取材于八坊十三巷景区和鼎鼎斋“传统糕点制作技艺”非遗传承发展,采用轻喜剧的风格,讲述了回族青年奴海、黑麦等一代新人坚定文化自信、投身家乡建设的动人故事。这部写活非遗困境与出路的现实主义力作,由“序幕、惊变、乡愁、革新、变故、酝酿、中秋”6场组成,以“八坊老点心”为载体,直面演绎初心与使命、作坊与企业、门店与市场、手工与机器、传统与创新、诚信与利益、进取与守旧、活态与固化、责任与担当等一系列矛盾。“八坊老点心”在剧中不仅是具体的食物,还是多重文化意蕴的象征。奴海的父亲“用家乡的小麦面

粉、菜籽油、糖玫瑰、核桃仁和大夏河水”为他做的点心,凝结着父亲对儿子的爱,也凝结着一方水土的气息。奴海看着桌上的点点说:“一看这成色,就知道是爸爸的手艺”时,点心里已经注入了亲情的温度,这是家族记忆和乡愁的象征。当奴海和黑麦通过建厂收徒、安置就业、研发新产品拓展市场,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为产品塑形铸魂,成为“百年老字号”时,“八坊老点心”就成为文化自信的注脚,找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连接点。奴海从冲动冒失到知错悔改,从贪图订单忘初心到回归匠心,人物真实可信、有缺点、有成长,是可亲可感的普通创业者,充满了生活的质感。剧本中对八坊十三巷、盖碗茶、回族宴席曲、点心技艺、婚俗礼仪的高度还原,充满临夏地域气息,富含民族文化特色,使其具有很强的辨识度。

《枣树下》通过逃课、展示、护枣、节水、让衣和祝福等6场剧情,讲述了改革开放初期,东乡族少年马良和各族青年,沐浴着党的民族政策来到首都北京求学,在光荣革命传统熏陶下积极成长上进的故事。这是马颖创作中唯一一部离开临夏本土背景的作品,但其主人公马良的身份设定,又让这部作品与临夏保持着内在的联系。与他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国立蒙藏学校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摇篮,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历史见证。马颖选择这一题材,既是对红色历史的致敬,也是对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艺术表达,他试图探索一种新的叙事可能,将红色历史与个人成长、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有机结合起来,在具体的生命历程中展现大时代的脉动。作品以东乡族少年马良的视角进入这段历史,让红色叙事有了更加丰富的生动的内涵,又以枣树为线索,从孙老师为马良系好第一粒纽扣,到马良深夜守护枣树、立志传承先烈精神,将“信仰树”“精神树”“文化树”的内涵层层递进,把革命传统教育融入少年的日常言行,让红色基因在校园里生根发芽,既贴合青年的教育使命,又避免了空洞生硬的宣讲。

纵观马颖的作品,可以发现其创作的戏剧主题始终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题材始终扎根他脚下的土地和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奋进新时代的火热生活。《月亮宝镜》中的家国情怀、《炳灵长歌》中的民族交融、《八坊老点心》中的文化自信、《枣树下》的民族团结,都是当代少数民族题材戏剧创作的一次生动实践。马颖的创作证明了:凭借对本土文化的深情凝视和对艺术的不懈追求,也可以创造出具有独特价值的作品。

2026年2月4日“叩问永恒——庞贝的探索与发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展出。这次展览中,3组庞贝古城石膏像让我印象深刻:左侧,一位俯卧的女性;中间,两位相拥着的情侣或夫妻;右侧,一只四肢蜷缩的狗。

那位俯卧的女性,右手垫着额头、左手掩面、手肘撑着地面,腹部微微隆起,她此时依然护着肚子里的宝宝;经现代科技DNA基因分析,中间相拥着的两位确为一男一女,也许那时灾难降临之时,他们都想给予对方更大的保护与安慰;右侧的小狗就像米开朗琪罗刀下的雕塑,时隔2000多年,人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它四肢的力量、牙齿的锋利和青铜项圈的华贵与沉重。但是,它至死都未挣脱主人的锁链。

公元79年8月25日凌晨时分,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维苏威火山突然爆发。火山喷出的灰柱高达33千米,温度超过550℃的火山碎屑流瞬间吞没了古城庞贝,城市与历史就这样被瞬间封存,建筑、街道、商铺、家居,还有古罗马精美的壁画、器物与它们的主人一起被凝固、留存,连同他们当时的辛劳、购物的惬意、读书的愉悦及灾难降临瞬间的惊恐、痛苦、悲伤与绝望……

直到1000多年以后,1748年,一个偶然的机缘,覆盖在他们身上的4—6米厚的火山灰被清理。庞贝,这座古罗马帝国的第二大城市才重见天日。考古学家们运用石膏铸形技术,还原了当时古城中的居民、奴隶、市政官员和他们的狗。这次在北京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就是庞贝古城考古发掘的成果,古城石膏像是这次展览的一角,主题是《叩问永恒》。

叩问永恒?什么是永恒?永恒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是自我的还是非我的?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我在古城石膏像前陷入了沉思……

从科学技术角度来讲,有物质不灭定律、能量守恒定律,科学地揭示了物质的质量不会凭空产生或消失,只会发生形态或结构的变化,总质量保持不变;能量既不会消灭,也不会创生,只会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或者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而在转化和转移的过程中,总能量保持不变。这已是被科学证明了的客观规律。

但是,科学家们又研究出了地球的年龄约为45亿年,她的寿命约为95亿年,而人类大约还能居住5—10亿年。之后,大概率地球将被太阳吞噬、汽化。若幸存,地球也将绕太阳的残骸运行,成为死寂,以另外的形态而存在。

那还有永恒吗?不同哲学家对永恒有着不同的定义:柏拉图说,永恒是理念世界,美的理念、善的观念、科学真理,它们不生不灭、不增不减,这才是真正的永恒。斯宾诺莎认为,永恒是从永恒视角看世界,不是“活得很久”,而是跳出过去与未来,只在必然与整体中存在。康德的观点则是永恒更多是道德与信仰的公设。

而东方儒家学派以为永恒偏天道,非静止不动,而是规律、秩序、生生不已的过程。道家觉得永恒是道,道先天地而生,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万物有生灭,道则永恒。佛家则视永恒为不生不灭之本性,永恒只在超越轮回的本性里。故哲学里的永恒,就是让一切短暂事物得以存在,却自身不被时间消耗的东西。永恒不是时间无限,而是超越时间,是永远不变的本体、规律、真理或本源。在我们能感知、能验证的现实世界里,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的。但人类依然能触摸到永恒——那只在精神世界里。

人会衰老死亡,文明会兴衰,星球会熄灭,宇宙会走向热寂或终结。人的世界里,所有的物质存在都有寿命。只要在时间里,就一定会变、会灭。现实世界是时间的世界,是人的世界。所以,现实里没有物质的永恒。但人类能够感受到精神的永恒,能够认识、把握、体验超越时间、超越个体、不随时间消失的真理、规律与人类共通的、最基本的体验、爱、恨、痛苦和孤独等。

如此,永恒就是相对的,它是相对于时间和人而言的;它又是抽象的、精神的,是人的认识、观念与情感;它既是自我的,也是非我的,并可以以某种物质的形式或载体予以体现与展示。

庞贝古城的石膏像向我们展示了永恒,对他们自身而言,他们逝去了,但对我们而言,他们是永恒;他们肉身毁灭了,但他们又以石膏像的方式,向我们讲述了永恒;他们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离合得失、荣辱贵贱等都不存在了,但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爱、对自由与生存的企望,对我们心灵的冲击震撼将是永恒的。永恒,就在时间的长河里,在我们的中心。永恒,与人类共存,与天地同在。

# 庞贝古城石膏像前的沉思

● 骆晓华

2026年2月4日“叩问永恒——庞贝的探索与发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展出。这次展览中,3组庞贝古城石膏像让我印象深刻:左侧,一位俯卧的女性;中间,两位相拥着的情侣或夫妻;右侧,一只四肢蜷缩的狗。那位俯卧的女性,右手垫着额头、左手掩面、手肘撑着地面,腹部微微隆起,她此时依然护着肚子里的宝宝;经现代科技DNA基因分析,中间相拥着的两位确为一男一女,也许那时灾难降临之时,他们都想给予对方更大的保护与安慰;右侧的小狗就像米开朗琪罗刀下的雕塑,时隔2000多年,人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它四肢的力量、牙齿的锋利和青铜项圈的华贵与沉重。但是,它至死都未挣脱主人的锁链。公元79年8月25日凌晨时分,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维苏威火山突然爆发。火山喷出的灰柱高达33千米,温度超过550℃的火山碎屑流瞬间吞没了古城庞贝,城市与历史就这样被瞬间封存,建筑、街道、商铺、家居,还有古罗马精美的壁画、器物与它们的主人一起被凝固、留存,连同他们当时的辛劳、购物的惬意、读书的愉悦及灾难降临瞬间的惊恐、痛苦、悲伤与绝望……直到1000多年以后,1748年,一个偶然的机缘,覆盖在他们身上的4—6米厚的火山灰被清理。庞贝,这座古罗马帝国的第二大城市才重见天日。考古学家们运用石膏铸形技术,还原了当时古城中的居民、奴隶、市政官员和他们的狗。这次在北京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就是庞贝古城考古发掘的成果,古城石膏像是这次展览的一角,主题是《叩问永恒》。叩问永恒?什么是永恒?永恒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是自我的还是非我的?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我在古城石膏像前陷入了沉思……从科学技术角度来讲,有物质不灭定律、能量守恒定律,科学地揭示了物质的质量不会凭空产生或消失,只会发生形态或结构的变化,总质量保持不变;能量既不会消灭,也不会创生,只会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或者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而在转化和转移的过程中,总能量保持不变。这已是被科学证明了的客观规律。但是,科学家们又研究出了地球的年龄约为45亿年,她的寿命约为95亿年,而人类大约还能居住5—10亿年。之后,大概率地球将被太阳吞噬、汽化。若幸存,地球也将绕太阳的残骸运行,成为死寂,以另外的形态而存在。那还有永恒吗?不同哲学家对永恒有着不同的定义:柏拉图说,永恒是理念世界,美的理念、善的观念、科学真理,它们不生不灭、不增不减,这才是真正的永恒。斯宾诺莎认为,永恒是从永恒视角看世界,不是“活得很久”,而是跳出过去与未来,只在必然与整体中存在。康德的观点则是永恒更多是道德与信仰的公设。而东方儒家学派以为永恒偏天道,非静止不动,而是规律、秩序、生生不已的过程。道家觉得永恒是道,道先天地而生,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万物有生灭,道则永恒。佛家则视永恒为不生不灭之本性,永恒只在超越轮回的本性里。故哲学里的永恒,就是让一切短暂事物得以存在,却自身不被时间消耗的东西。永恒不是时间无限,而是超越时间,是永远不变的本体、规律、真理或本源。在我们能感知、能验证的现实世界里,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的。但人类依然能触摸到永恒——那只在精神世界里。人会衰老死亡,文明会兴衰,星球会熄灭,宇宙会走向热寂或终结。人的世界里,所有的物质存在都有寿命。只要在时间里,就一定会变、会灭。现实世界是时间的世界,是人的世界。所以,现实里没有物质的永恒。但人类能够感受到精神的永恒,能够认识、把握、体验超越时间、超越个体、不随时间消失的真理、规律与人类共通的、最基本的体验、爱、恨、痛苦和孤独等。如此,永恒就是相对的,它是相对于时间和人而言的;它又是抽象的、精神的,是人的认识、观念与情感;它既是自我的,也是非我的,并可以以某种物质的形式或载体予以体现与展示。庞贝古城的石膏像向我们展示了永恒,对他们自身而言,他们逝去了,但对我们而言,他们是永恒;他们肉身毁灭了,但他们又以石膏像的方式,向我们讲述了永恒;他们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离合得失、荣辱贵贱等都不存在了,但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爱、对自由与生存的企望,对我们心灵的冲击震撼将是永恒的。永恒,就在时间的长河里,在我们的中心。永恒,与人类共存,与天地同在。